

■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专题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4.04.004

# 面向2035中国教育评估机构总体 角色重塑的基本逻辑与路径



刘云生

(重庆市教育评估院, 重庆 400020)

**摘要:**教育评估机构在推动教育乃至社会改革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30年来,中国教育评估机构总体角色定位局限在教育评价本身的场域之中,作用发挥受限,难以满足社会发展要求。面向2035教育评价体系、教育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战略目标,需拓展发展场域,重塑总体角色。在教育评价体系微观场域中,坚持理实结合、研用一体,重塑教育评价专业支撑者角色,从只做评判向搭建平台延伸,培育教育评价智库,建设教育评价人才基地,构筑教育评价公共服务平台,搭建教育评价立交桥,通过引领教育评价改革,助力教育评价体系建设。在教育系统中观场域中,坚持多元施策、系统推进,重塑教育强国价值赋能者角色,从项目评估向健全体系延伸,重构教育评估机构价值体系,建立教育评价资源集成体系,健全教育评价项目体系,完善全链条教育评价服务体系,通过整合教育评价资源,赋能教育强国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宏观场域中,坚持吸纳转化、推动变革,重塑社会化育者角色,从优化教育向化育社会延伸,建立发展成果引入机制、社会机构和用人监测机制、教育评价社会发布机制、优秀教育成果社会推荐机制,通过教育与社会双向化育来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人类社会宇观场域中,坚持建共同体、构新契约,重塑人类共益维护者角色,从追求公益向维护共益延伸,组建或参与教育评价联盟,开展教育评价跨国跨界合作,建立跨区域教育评价互认机制,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通过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弘扬共同价值,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每一个具体的教育评估机构,都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在这样的总体角色定位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为创造美好教育乃至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教育评估机构;2035战略目标;专业支撑者;价值赋能者;社会化育者;共益维护者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4)04003012

修回日期:20240302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办评’分离视域下教育行业社会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模式研究”(2019YBJJ115);教育部教育综合改革课题研究项目“适应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构建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教育评价体系”(23JGWT0013)

**作者简介:**刘云生,男,重庆人,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院长,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法治、教育改革与评价研究。

**引用格式:**刘云生.面向2035中国教育评估机构总体角色重塑的基本逻辑与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24,12(4):3041.

**Citation format:**LIU Yunsheng. The basic logic and path of reshaping the overall role of China's education evaluation institute towards 2035[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4, 12(4): 3041.

教育评估机构在推动教育乃至社会改革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中国教育评估机构自 1994 年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率先成立算起<sup>[1]</sup>,已有 30 年历史。据 2023 年度全国教育评估工作研讨会统计,我国教育评估机构基本形成独立(企事业单位)、半独立(教育科研等机构挂评估院所牌子)、不独立(高校、科研机构等内设评估部门)3 种模式并行发展格局,总体上扮演了教育专业评价者角色,共同履行标准牵引、评估鉴定、推动整改、咨询服务、人员培训、评估研究、监督沟通等职能。通过对截至 2024 年 3 月 2 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 1 040 篇关于教育评估机构的研究论文分析后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机构的基本属性与特征、设立与运行、能力建设、社会参与、国际比较与借鉴等方面,话语体系多围绕必要性、中介性、专业性、公信力等展开,对教育评估机构角色定位的研究局限在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职能定位、职业责任、资质认证、法律地位等单个方面,缺乏总体角色把握,尤其是与时俱进的角色重塑,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教育评估机构提出的需求。

社会场域理论认为,社会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域,场域是某种被赋予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sup>[2]17</sup>。教育评估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隶属于多圈层场域:微观隶属于教育评价体系,中观隶属于教育系统,宏观隶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宇观隶属于人类社会。30 年来,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现实推进,中国教育评估机构总体角色定位都局限在教育评价本身的场域之中。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sup>[2]138</sup>,这种局限性限制了教育评估机构发挥更大作用,甚至连其独立性也受到质疑,继而成为行政、教研、中介等机构的附庸。全球教育评价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教育评估机构近年来的发展与此相反,具有鲜明的扩张性,不但持续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张,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广泛,波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sup>[3]</sup>。中国教育评估机构突破固有思维,拓展发展场域,重塑角色定位,既是自身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必然选择。

当今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和有关政策文件提出了一系列 2035 战略目标,与教育评估机构所处 4 个圈层场域依次对应的是: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建成教育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局中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中国教育评估机构要在全局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紧扣党和国家确立的战略目标,在更大场域中重塑角色,发挥作用。为此,本文运用政策、文献、案例分析等方法,对面向 2035 的中国教育评估机构总体“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重塑这样的角色”做简要探讨,按照从微观到宇观的场域扩展逻辑,逐层分析其角色重塑的基本逻辑和路径,供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参考。

## 一、重塑教育评价专业支撑者角色:从只做评判向搭建平台延伸

教育评估机构所处的微观场域是教育评价体系。在这个场域中,教育评价看似简单,随时随地随口都可以对教育做出评价,但真要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并非易事。从实践角度讲,教育评价是一种价值操作<sup>[4]</sup>。价值操作基于事实才有说服力,事实来源于证据才可信,价值判断的结果被运用才会产生效益、达到目的(如图 1)。完整的教育评价应该是评价主体针对教育存在对象获取证据、描述事实、判断价值、建构结论、推动运用、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开放生成的过程,融判断价值、促成价值、创生价值于一体<sup>[5]</sup>。“获取证据—描述事实—分析价值—建构结论”构成判断价值链条,“确立价值—应用结论—实施整改—实现目标”构成促成价值链条,贯穿判断价值、促成价值全过程中的开放生成构成创造价值链条。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科学合理,才能保证教育评价判断价值“真”、促成价值“善”、创生价值“美”。这无疑是行政化评价无法胜任的,必须有专业化评价做支撑,即离不开社会学

家卡尔·桑德斯所说的专门技术、专门培养、专门服务<sup>[6]</sup>。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开风气之先,其主要任务是:“接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的委托,开展对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评估,各学科博士、硕士点及其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质量的评估,面向社会开展咨询服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以及接受社会各界委托的有关评估工作。”<sup>[1]</sup>不难看出,教育评估机构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支撑教育专业化评价的神圣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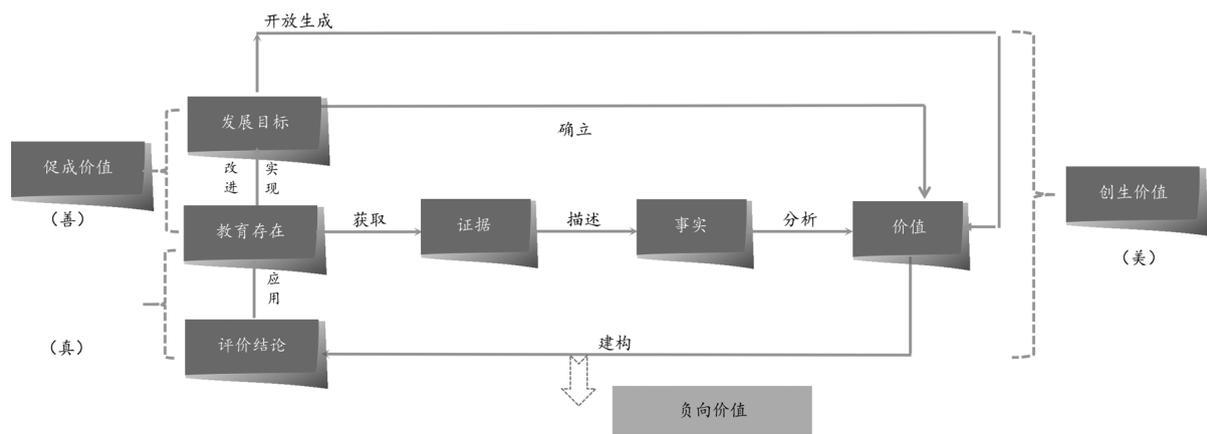


图1 教育评价实践模型

中国开启教育评价专业化进程比较晚,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走入正轨。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次正式提出“要建立教育评估机构”,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晚了100多年。从舶来到自立,从少数几个到众多涌现,中国教育评估机构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拼接式发展阶段(1994年—21世纪初),教育评估机构依赖政策,由政府、学校等给项目,拼组专家学者来评估,自身专业能力较弱,仅做一些组织协调性工作;二是主导式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以2001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评估机构协作为标志,教育评估机构着手自主开发评价标准、工具、技术、流程等,在评估中的主导地位逐步得到确立。教育评估机构在前一个阶段的角色是教育专业评价组织者,后一个阶段的角色则是教育专业评价主导者。当然,这是就中国教育评估机构总体而言的。就个体而言,每一个教育评估机构成立后大体也有一个从拼接式发展向主导式发展进阶的过程。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评价体系的构建,擘画出“建立”“完善”“形成”三步走路向<sup>[7]</sup>,目前正在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朝着“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迈进。对此的理解,笔者认为,这里的“时代特征”从历时态看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以来全球发展的大趋势,教育评价体系也同样要走现代化之路;从现时态看是网络化,世界被网络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包括虚拟网络和现实网络两个层面,教育评价也必然在万物互联的世界中呈网络状展开;从未来时态看是智能化,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人工智能正在从弱走向强,教育评价走向智能化是必然趋势。这里的“中国特色”至少包括3个方面:一是中国价值取向,二是中国评价规范,三是中国话语体系。就教育评价发展的历史来看,千年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教育评价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被西方国家广泛学习和借鉴,但就现代教育评价而言,中国则落后于时代,以至于当前中国的教育评价理念、方法和技术等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在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建设教育强国的今天,建设中国式教育评价的价值体系、规范体系、话语体系势在必行。这里的“世界水平”至少要有3个标志性成就:一是有进入世界教育评估第一梯队的机构;二是有服务世界多个国家的教育评价标准、工具、技术、规则和项目等;三是教育评价在公正性、科

学性、服务性上得到世界公认,是一流的。

据此,面向 2035 教育评价体系建设目标,教育评估机构作为教育评价体系的专业支撑者,要为教育评价的现代化、网络化、智能化、中国化、一流化等作出贡献,必须在专业评价组织者和主导者的基础上向专业评价引领者升级。教育评估机构究竟该如何实现这样的角色重塑呢?

从原则上讲,专业评价引领者应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层面引发教育评价变革<sup>[8]</sup>,不仅要在理论研究上发挥引领作用,在实践运用上也要走在前列,做到“理实结合、研用一体”。一要创新理论,提出理论主张,成为教育评价的理论支撑者;二要开发技术,研制评价标准、工具、方法等,成为教育评价的技术支撑者;三要培育人才,建设贯穿教育体系、评估机构内外的教育评价专业团队,成为教育评价的人才支撑者;四要深化服务,为政府、学校、社会开展教育评价提供服务平台、模型建构、项目设计、评价品牌、专业指导等,成为教育评价的应用支撑者。

从路径上讲,专业评价引领者要在理实结合、研用一体上发挥引领作用,仅仅身体力行当教育评价的裁判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当教练、供资源、做服务、发挥领导力。这些任务集成在一起远不是一般的组织所能完成的。教育评估需要从只做评判向搭建平台延伸,通过建立多层多维教育评价平台,引领教育评价改革,助力国家完善教育评价体系。这是因为教育评估机构如果只做评判,往往会被悬置于教育实践之外,只有搭建平台,把教育各方主体聚集在一起,才能更好地融入教育实践,成为教育评价体系的支撑者而不是旁观者。

第一,培育教育评价智库,用智力支撑专业评价。专业智慧是专业评价的核心竞争力。教育评估机构可瞄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基于教育评价标准、数据、工具、技术等优势,建设以评价治理为服务内容的新型智库。一是重构组织体系,建立“行政+学术+服务”的多轨运行机制,既承接政府转让的教育评价行政权力,又做出独立的第三方教育评价专业判断,还为社会提供教育评价服务。二是深化评价研究,出版一系列新时代教育评价丛书,推出一系列教育监测、评估、认证模型和实用技术,供各种教育机构选用。三是强化资政服务,实施教育决策后评估,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教育政策建议,推动教育综合改革重大课题和改革发展项目落地生效。

第二,建设教育评价人才基地,用人才支撑专业评价。专业人才是教育评估机构开展专业评价的基石。一是分层培养教育评价人才,将教育评估机构建设成为教育人才培养地。按照“大纲—课程—教材—资源”序列建立培养培训体系,制订各层级人才培养标准,搭建培训课程体系,编写培训教材,丰富培训视频,实施教育评价人才专项培训。二是遴选组建专家团队,将教育评估机构建设成为教育评价人才的聚集地。首先建立核心主导团队,为教育评估核心技术研发提供支撑。其次建立深度合作专家团队,为教育评价品牌培育、资源库建设等提供支撑。再次建立项目专家库,为教育评估、监测、认证项目提供人才支撑。最后建立泛在服务专家库,根据教育评价需要,临时招募和邀约各行业专家提供相关服务。

第三,构筑教育评价公共服务平台,用服务支撑专业评价。服务是专业评价的使命。教育评估机构要成为教育评价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将评估机构总台,学校等教育机构中台,校长、师生、家长等终端连接在一起的教育评价互连网络。其中,总台由“两系统”和“六库”构成教育评价大脑。“两系统”包括面向教育机构的内部评价系统和面向社会全民终身学习的外部评价系统,“六库”包括教育评价的标准库、数据库、工具库、技术库、专家库、策略库。以教育评价大脑为服务中心,为政府、学校、社会提供智能化的教育评价专业服务,包括平台使用、项目设计、评价外包、专业指导等服务,推动学生“学”、教师“教”、学校“管”、政府

“治”的不断改进和提升。

第四,搭建教育评价立交桥,用对话支撑专业评价。对话是专业评价系统发挥作用的重要一环。教育评估机构既可以接受行政机构委托开展教育评价,具有行政受托性,又有自己独特的专业性,还有作为第三方机构的社会性,集三者于一身,最有条件成为政府、学校、社会的教育纽带。教育评估机构有条件搭建交流平台,为各方有效对话创造条件。比如,面向各级各类学校可建立教育评价讲坛、年度读书分享、学术思想研讨等平台;面向区域建立各级各类教育评价研讨会、现场会、工作会平台;面向全国建立教育评价理论家峰会,校长、教师和社会用人单位教育评价论坛;面向国际建立教育评价国际会议平台,发布教育评价报告和其他研究成果,使之成为教育评价体系的黏合剂和铆接点。

## 二、重塑教育强国价值赋能者角色:从项目评估向健全体系延伸

教育评估机构所处的中观场域是教育系统。在这个场域中,教育评价总是与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党的十九大提出“教育强国建设”,二十大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建设成败<sup>[9]</sup>,在教育强国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教育评价是价值操作,价值是教育强国的灵魂,任何教育强国都有自己的灵魂和独特的价值取向;教育评价是尺度主管,要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需要教育评价来确立尺度,是否建成教育强国,需要教育评价用尺度来判断;教育评价是升级利器,从建设教育强国,到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再到建成教育强国,这个过程实质上是教育不断升级的过程,要实现这样的升级,教育评价是动力源和助推器,教育评价的升级迭代将加速教育升级,加快教育强国建设。

作为价值操作的教育评价,其对象是教育存在。教育存在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在空间上,教育存在是一种体系性存在,第一圈层是学生自我学习结构,是人通过观察、体验、实践等方式生成自我的实践方式;第二圈层是“师—生”或“师—生—机”的教育教学结构;第三圈层是“学习—教学—管理”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结构;第四圈层是“政府—学校—社区”的社会结构。空间的存在和构建本身是人类社会生活能动性的表现,空间互动是人类社会交往关系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体现<sup>[10]</sup>。教育评价是教育空间连接性构建和互动的重要工具,是公共价值的创造者。教育强国是所有这些体系性存在的“强”,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强”。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教育评价也必然是系统性的,这正是中国乃至世界多个国家一再强调教育评价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因。教育评估机构作为教育评价体系的主体,要发挥更大作用,必将从点上发力走向线上发力,再从面上发力走向体上发力。在时间上,教育“活”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相统一的整体性时间之中<sup>[11]</sup>,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sup>[12]</sup>。教育评价不仅要依据教育过去留下的“记忆”,也要正视教育现在的“直接感觉”,还要观照教育未来的“期望”,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意向性在场,都在评价中形成意义增值的链条。面向过去,评价只能解释而无法改变;面向现在,评价既能感知也能改进;面向未来,评价还能创造,不仅理解过去的现实性蕴含何种未来的可能性,还能驱动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基于此,教育评价是教育过去、现在、未来的“连接线”,是第 I 向度判断价值、第 II 向度促成价值、第 III 向度创生价值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评估机构在开展教育评价时实现了3次迭代跃升。第一次是判断价值从点、线上发力向面、体上发力跃升,做出合格与否、水平高低的评判,但评价仍主要在第 I 向度中工作。第二次是从判断价值向促成价值跃升,强调“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重在建设”,评价工作拓展到第 II 向度。当下,教育评价被提升到事关教育强国建设成败的高度,教育评估机构开展教育评价

需要实现第三次跃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从“促成价值”向“创生价值”转换,在第 III 向度中工作<sup>[5]</sup>。教育评估机构的角色定位也需要从教育的鉴定者、推动者走向教育的赋能者,将 3 个向度的工作整合起来,将教育评价的点、线、面、体融合,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赋能。那么,教育评估机构如何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赋能者呢?

从原则上讲,教育评估机构作为赋能者,既要在前牵引,又要在后推动;既要在下支撑,又要在内协同,还要在外调控,立体用力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一是标准牵引。通过建立教育标准体系,使用教育标准开展教育评价,牵引教育强国建设。二是动力支撑。教育评价是驱动数据为教育服务的介质,通过“数据—证据—判据—依据”链条为教育实践提供基础。三是服务推动。通过教育评价推动教育规律总结、优势弘扬、问题整改,寻找最佳策略,服务学生学习、教书育人、教育改革、教育治理、育用贯通。四是协同育人。通过教育评价与教育实践主体建立质量共同体,实施协同育人。五是高维调控。教育评估机构的评价相对于学校、教师、学生等的自我评价而言具有高维性,其在教育之外来评,有利于客观判定;深入教育之里来评,有利于专业认知;在教育之上来评,有利于全面审视;在教育之下来评,可以了解学生、教师、家长、用人单位等对教育的看法,集合相关评价主体的意见,有利于多元评价。基于此,教育评估机构不仅是“守夜人”,确保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要求落到实处,更是“调控师”,对教育实践中不符合教育规律、规范、实际情况的现象进行匡正。

从路径上讲,教育评估机构作为赋能者,要多元施策、系统推进,就不能停留在项目评估上,而要超越单个的评价项目,向完善体系延伸,通过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整合教育评价资源,赋能教育强国建设。这是因为,教育评估机构仅做项目评估,对教育强国建设的贡献只是点上的,而完善体系才能系统地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

第一,重构教育评估机构价值体系,以价值体系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教育评估机构作为价值赋能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前提和基础,必须端正、健全和完善。如重庆市教育评估院根据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需要,结合自身实际,确立了“评价育人、美好未来”的办院理念,将院训更新为“尺正明信、和合共生”,明确了功能定位是“评价引领教育、服务赋能教育、创造发展教育”;形象追求是“中国味、世界范、评估质、美好态、现代感”;行动准则是“判断价值求真、促成价值求善、创生价值求美”,操作要诀是“当我发现你问题时,只告诉你自己!当我发现你困难时,会告诉能给你帮助的人!当我发现你的成绩和经验时,将告诉全世界!”如果教育评估机构都能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注入教育评价实践,激发活力,鼓励创造,必将助益教育强国建设。

第二,建立教育评价资源集成体系,以资源体系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教育评价具有弥散性,只要有教育的地方就有教育评价。教育评估机构要善于把这些教育评价的多元主体、资源、实践等集成形成体系。一是构建“一核多中心”的组织体系。“一核”就是把教育评估机构建成教育专业评价的核心机构,按照教育专业引领机构、教育资政机构、教育评价研发机构、重大评估监测项目牵头机构的定位来建设;“多中心”就是将教研机构、学校和社会评估机构等作为合作方,支持其发展,使其成为分中心,破解教育评估机构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二是构建多方协同研发体系,通过标准、工具、数据、技术、流程、制度、报告等入库的方式,广泛采集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组织关于教育评价研发的成果。三是构建教育评价成果集成体系,如通过资助出版推出教育评价研究成果。评价资源体系的集成不仅能壮大评价力量,有助于把握教育强国建设情况,而且能提升赋能水平,有助于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第三,健全教育评价项目体系,以项目体系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现实中,监测、评估、认证是教育评价的主要形式。其中,监测是基础,以事实判断为主;评估是核心,以价值判断为主;认证是关键,以

价值等效为主。三者形成叠加态,便能全面、贯通地把握教育实际状态。教育评估机构要系统梳理教育评价项目,形成“质量监测全覆盖、教育评估抓重点、认证评价促卓越”的金字塔教育评价项目体系。“质量监测全覆盖”指的是对各种教育类型、各方教育主体、各个教育领域进行监测,类型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主体包括学生、教师、家长、学校、政府等;领域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教育评估抓重点”指的是抓住教育发展的关键领域、重要阶段、重点环节等有选择性地确立项目开展教育评估。确定评估项目遵循“四要”原则:一是“重要”,对教育事业和教育评估工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具有长期效益,而不会昙花一现;二是“需要”,是老百姓和学校都需要的,着力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解决学校发展的问题;三是“将要”,是即将到来的趋势,符合社会发展、教育发展、教育评估事业发展方向,是发展的窗口期项目;四是“必要”,与教育评估机构发展战略相吻合,是“优中选优”的项目,而不是简单地在“优劣自辩中选一个好的”。“认证评价促卓越”指的是通过认证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包括一流院校和学科评估,专业、课程和学习成果等认证。有了金字塔教育评价项目体系,通过全面体检、重点推动、卓越提升3个层次的评价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就有了成体系向前的强劲动力。

第四,完善全链条教育评价服务体系,以服务体系赋能教育强国建设。按照第五代教育评价理论,当下我国教育评价正在向服务模式转型,不拘泥于评判,而更多的是要在服务学习、教学、管理等上下功夫<sup>[13]</sup>。教育评估机构是教育服务机构,要始终坚持以服务学生、教师和学校为中心。一要完善项目评价服务链条,每一个评估监测项目都不能“起步于评、止步于评”,而是要形成“培育指导—评测认证—结果应用—整改提升—成果推广”的全链条服务,尤其要在“评前”“评后”上下功夫。二要完善评价改革指导链条,建立“教育评估机构—区域教育—学校”协作体系。通过设立区域教育评价改革试验区、特色区、样板区,推动各地教育评价改革;通过设立教育评价改革试点校、特色校、样板校,推动与各级各类学校合作开展教育评价改革,参与高校教育评价学科建设。这些链条将教育实践的各个领域、板块、环节等连接起来,进行系统性优化,必将有助于又好又快地建成教育强国。

### 三、重塑社会化育者角色:从优化教育向化育社会延伸

教育评估机构所处的宏观场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的新发展,其本质要求之一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具有主动创造自身、反思和修正自身的能力,内含自己创造出来的无穷可能性和无限量的未来性<sup>[14]</sup>。教育与社会文明有3种关系:教育促进文明、文明奠基教育、教育即文明<sup>[15]</sup>。教育是传承文明、创造文明、反思文明、修正文明的实践活动,是从“根”和“元”的意义上内化于人、化人为善的进步过程,教育评价因其价值操作而成为文明不可或缺的塑造力量。教育评估机构作为非政府组织,在实现自身宗旨的社会实践中因其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对社会成员发挥潜移默化的教化和培育作用。也就是说,教育评估机构因其教育性、社会性、文明性等特点,其功能发挥不应局限在教育内部,龟缩在教育的圈子里,而应该成为社会化育者,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前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赞天地之化育”之说,朱熹认为天地对于世界上所有的人及物都有化生及养育作用<sup>[16]</sup>;在近代德国教育思想中,“化育”(bildung)是通过外部的文化力量来塑造个体的内在特质,包括但不限于知识、道德、个性、审美趣味等各个方面<sup>[17]</sup>。中国教育评估机构社会化育者角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优化教育,引入社会力量来改进教育;二是化育社会,推动教育力量去教化、培育社会,改变社会。重视前者,忽视后者,是几十年来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从图2所示的高等教育发展与

多元主体参与评估的变迁中可以看出。教育评估机构邀请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专家来源大体经历了 3 个阶段:高等教育精英化发展阶段(2002 年以前),教育评估在教育领域进行,邀请的专家主要来自高校;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2002—2018 年),教育评估在行业间进行,邀请的专家增加了行业的行家里手;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2019 年至今),教育评估在全社会进行,邀请的专家来自社会各个领域。这反映了用社会力量来优化教育实践的力度在加大的同时,当下用教育评价来化育社会的力度还不够大。

从原则上讲,教育评估机构要成为社会化育者,一方面要吸纳社会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要推动社会文明发展。一是推动教育吸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运用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等改革教育,在当下教育中孕育美好的未来社会;二是推动教育培养的人才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三是推动社会大教育环境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是繁荣教育评价行业,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包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评价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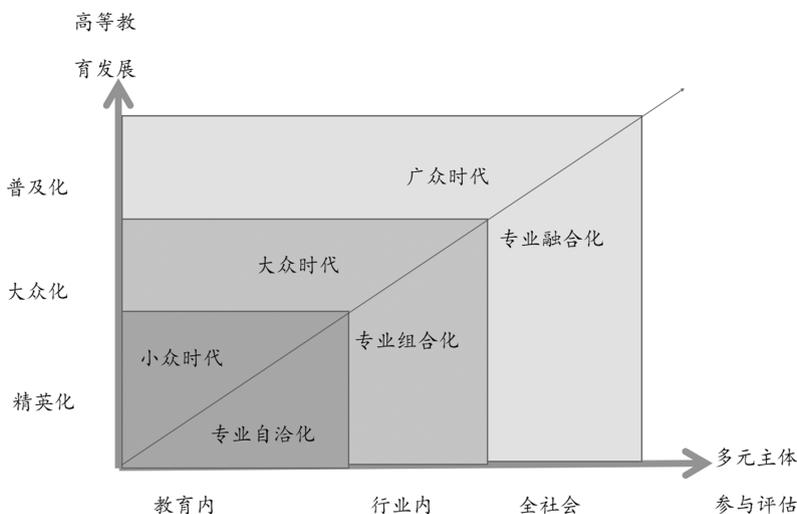


图 2 高等教育发展与多元主体参与评估的变迁

从路径上讲,教育评估机构不仅要利用社会文明成果优化教育,也要利用教育评价化育社会,通过教育与社会双向化育来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因为评价是教育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二者的双向化育具有倍增效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助力非常大。

第一,建立发展成果引入机制,用文明成果优化教育。教育犹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活水<sup>[18]</sup>。教育只有不断将文明的活水注入其中,才能常教常新,不断自我优化。教育评估机构作为教育的护航者,在教育评价标准制定上,要建立社会多元成果聚合标准的工作机制,将教育政策具体化为教育评价标准,自下而上从现实数据中生成教育评价标准,从内到外将教育规律转化为教育评价标准,从外到内将社会发展成果吸收为教育评价标准;在工具研制上及时将社会发展成果引入测试题目、问卷等工具之中;在技术上及时吸纳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究成果,将之运用到教育评价工作中。

第二,建立社会机构用人监测机制,用评价技术化育社会。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部署,社会用人评价是教育评价的重要内容。教育评估机构可通过网络爬虫等技术开展社会用人评价监测,既了解人才培养的适配情况,也了解社会用人政策的落实情况,还可以参与社会机

构的评估,推动评价技术在社会评估中的广泛运用,在用人上形成人岗相适的社会文明。

第三,建立教育评价社会发布机制,用改革成效化育社会。教育是获取对人的处境理解的某种尺度<sup>[19]</sup>。教育评价结果不仅在教育内部起作用,也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比如考试被社会所关注也影响社会的评价实践。教育评估机构可建立教育评价结果新闻通气会制度,向社会发布教育质量监测、教育评估、专业课程认证等结果,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学习观、发展观和人才观。

第四,建立优秀教育成果社会推荐机制,用发展成果化育社会。社会性文明无法像本能那样自然遗传,没有教育,文明就不可能延续<sup>[20]</sup>。教育评估机构可通过采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优秀案例,评选优秀育人成果,推动和催化社会化育工作的繁荣和发展。

#### 四、重塑人类共益维护者角色:从追求公益向维护共益延伸

教育评估机构所处的宇观场域是人类社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2035战略目标的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sup>[21]</sup>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存在一致性,这不仅消解了各主体的利益纠葛和矛盾,更提供了促进世界性普遍交往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建构性方案<sup>[22]</sup>。人作为主体,与自然、社会以及自己的关系是人类的核心问题之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正确处理这3组关系,由此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为3个层次:自然的共同体、社会的共同体和心灵的共同体。只有构建起心灵的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然和社会的共同体。教育应该成为构建心灵共同体的主要担当者,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将教育和知识界定为需要社会集体努力的“共同利益”,超越了“公益事业”的产品属性和个人收益的观念<sup>[23]</sup>。在《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报告中,“共同利益”被定义为:“‘人类在本质上共享并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如价值观、公民美德和正义感’,它是‘人们的紧密联合,而不仅仅是个人美德的简单累计’。这是一种社会群体的善意,‘在相互关系中实现善行,人类也正是通过这种关系实现自身的幸福’”<sup>[24]108</sup>。基于此,教育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契约——一种社会成员间为了共享的利益而合作达成的默会协议<sup>[24]2</sup>。

教育评估机构作为教育评价专门机构,不仅是评估人“群”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必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努力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者。然而,当前大多数教育评估机构虽认同自身的公益特性,但格局还不够大,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公益事业”的产品属性和个人收益的观念而转向“全球共同利益”,成为人类共益维护者。“公益”指的是对某个社会群体有益,而“共益”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有益;“公益”并不必然成为“共益”,但“共益”却是最大的“公益”,是一切“公益”最终得到保证的基础。

从原则上讲,教育评估机构作为人类共益维护者,前提是助力共同体建设,核心是推动共同体契约的形成。一是推动建设教育评估机构共同体,推动教育评价行业健康发展,只有行业发展好了,每一个教育评估机构才有好的发展。二是推动建立教育质量共同体,以评估项目为纽带,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教育评价,携手推动教育质量提升;以评估体系为纽带,打通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藩篱,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以评估服务为纽带,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的联结,助力教育的融通、融合、融汇发展。三是推动建立“政府—学校—社会”共同体。《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将教育评价的对象确定为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用人单

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将家庭教育纳入评估内容,由此形成“六位一体”的教育评价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政府、学校和社会因教育评价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四是推动建立跨国教育共同体,让好的教育标准、规则、制度等自由流通,各方主体相互学习借鉴,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

从路径上讲,教育评估机构建共同体、订新契约,需要从追求公益向维护共益延伸,通过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弘扬共同价值,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这是因为,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是落实教育共同利益的重要渠道和形式,其撬动作用是巨大的。弘扬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与共的基本条件,在以共同利益为枢纽的社会有机体中,共同价值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保证,既体现共同体与共同价值互促生成的关系,也展现人类根本利益的共同性特质<sup>[25]</sup>。

第一,组建或参与教育评价联盟,以联盟维护共同利益。教育评估机构在区域内可发起成立第三方教育评价联盟,在国内可加入华夏教育评价联盟等全国性教育评价联盟,在国际上可积极参与 APQN 等国际教育质量与评价组织,或者发起成立其他的教育评价国际联盟。依托这些联盟,吸纳教育界同行加入,邀请科技界、企业界等各界别相关机构和个人参与,让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在评价上机制化。“在真正共同体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sup>[26]</sup>,成就自己的“利”。随着一个一个联盟的建立、联结和开展工作,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必将被重视,继而为人类维护共同利益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开展教育评价跨国跨界合作,以合作维护共同利益。教育评估机构可与国际著名教育评价组织合作,实施引领性教育评价项目,将教育评价数据与世界教育评价数据进行比较,提高评价的可用性。如重庆市教育评估院曾与 OECD 合作开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保证国内测评数据不出国的情况下,利用其数据库进行比对,发现自身的优势和问题,并据此推动工作的改进。随着合作的增加,共同利益也会增多,相互理解也会增强,人类共同利益会被更好看见,得到更多维护。

第三,建立跨区域教育评价互认机制,以互认维护共同利益。教育评估机构可以与区域内外、国内外教育相关机构合作,健全跨区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推动中国教育标准、规则、制度等走出去,实现教育监测、评估、认证等效互认,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因专业的教育评价而受益,让更多的人共同利益得到广泛确认。

第四,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以互学维护共同体利益。教育评估机构可以结合自身实际,逐步推动教育评价在教育主体、类型、领域上的全覆盖,形成服务国际、国内的立体格局,建立监测、评估、认证、赋能的完整链条。在融贯教育体系上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比如,推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在中小学、中高职、普通高校的应用,甚至向社会用人单位提供毕业生就业综合素质评价报告,建立服务终身学习的素质评价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在互学中尊重彼此的利益,扩大共同利益,在“学为天下、教为大同、评为未来”中走向世界大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经历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追赶、紧跟发达国家之后的跟跑、总体水平跻身世界中上行列的并跑,面向 2035 战略目标,下一步必将努力走向领跑位置。教育评价作为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撑,也必将从“体现”世界水平到“具有”世界水平,继而走向“领先”世界水平。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域,场域的多样化是社会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的过程被视为场域自主化的过程<sup>[27]</sup>。其实,场域自主化还包含另外一层含义,即场域的主体可以自主选择发展的场域,凝聚力量并进行有价值的发展。中国教育评估机构总体要有大格局,要不断拓展发展场域,重塑角色定位,努力成为专业支撑者、价值赋能者、社会化育者和共益维护者。每一个具体的教育评估机构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在这样的总体角色定位中基于教育专业评价寻找自己的位置,在与世界多圈层

场域的和合共生中为创造美好教育乃至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做出积极贡献。

### 参考文献:

- [1] 陆叔云. 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在京成立[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1994, 11(5): 6.
- [2] 皮埃乐·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3] 刘云生. 全球教育评价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456.
- [4] 周作宇. 论教育评价的治理功能及其自反性立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8): 19
- [5] 刘云生. 新一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向度分析与学校策略[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 41(19): 918.
- [6] CARR-SAUNDERS A M. The profession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3: 34.
- [7] 刘云生. 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构建的中国路向[J]. 教育与经济, 2023, 39(4): 312.
- [8] 朱德全, 吴虑. 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专业化何以可能: 第四范式视角[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9, 31(6): 1421.
- [9] 习近平.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J]. 当代党员, 2023(19): 14.
- [10] 董欣浩.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德的空间融合[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7): 4560, 205
- [11] 刘铁芳. 教育的时间性: 《论语》的教育哲学一解[J]. 教育研究, 2023, 44(7): 1929
- [12] 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247.
- [13] 刘云生. 论新时代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2(2): 1324.
- [14] 赵汀阳. 历史性与存在论事件[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7): 429, 204.
- [15] 刘远杰. 论教育强国的文明逻辑[J]. 教育发展研究, 2023, 43(Z1): 115.
- [16] 乐爱国. 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 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9(6): 510, 173.
- [17] 王飞. 化育: 德国教育学的核心概念[J]. 比较教育研究, 2014, 36(10): 3036.
- [18] 顾明远. 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前言 1.
- [19] 迈克尔·欧克肖特. 人文学习之声[M]. 孙磊,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76.
- [20] 赵汀阳. 教育问题: 遗产、经典和榜样[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2): 1014.
- [2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481.
- [22] 刘同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指向[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10): 18.
- [2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4.
- [2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 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2.
- [25] 刘同舫.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文明新能量的增添[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77(2): 5-12.
-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70571.
- [27] 薛洋. 翻译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探究[J]. 文学教育(上), 2017(8): 148151.

(责任编辑: 杨慷慨 校对: 蔡宗模)

## The Basic Logic and Path of Reshaping the Overall Role of China's Education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Towards 2035

LIU Yunsheng

(Chongq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stitut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play a unique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he society.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overall role of China'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has been confined 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tself which is far from enough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Facing the strategic goals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2035, education power,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development field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reshape the overall rol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micro-field of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practi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reshap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as professional supporters, and extend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from “judging only” to “platform building”,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think tanks are to be cultivated, education evaluation talent base and education evaluation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to be built, and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overpass is to be built, which helps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by lead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ystem, adhering to the “multiple policies and systematic promotion”, reshap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as value enablers in education power, and extend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from “project evaluation” to “a sound system”, reconstructing the value syste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resources is to be established,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project system to be improved, which is aimed to integrate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resources and em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education country. In the macro fiel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bsorbing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ng reform”, reshap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ducators, and extend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from “optimizing education” to “improving the society”, a mechanism for introducing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 mechanism for monitoring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ersonnel, a mechanism for social publication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a mechanism for recommending excellent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re to be established, which is aimed to facilitate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two-way promotion between school and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society,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and a new contract”, reshap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as defenders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mankind, and extending their responsibility “pursu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to “safeguard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forming or participating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lliances, carrying out transnational and cross border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the cross-regional mechanisms for mutual recognition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s to be establish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is to be promoted, which is aimed to carry out common values, safeguar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y providing social public services. And each individual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stitution can find its own position in such an overall role positioning in light of its own reality, and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create a better education and even a better future for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stitutions; strategic target 2035; professional supporters; value enablers; social educators; safeguards of the common interests